



方仁工 编写

杨靖宇的故事

YANG JING YU DE GU SHI

少年儿童出版社

杨 靖 宇 的 故 事

方仁工 编写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杨靖宇的故事

方仁工 编写

施大畏 插图

黄英杰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73,000

原上海人民版

1983年10月新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R 11024·63 定价： 0.33元

编者的话

少年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杨靖宇同志的名字吗？你们知道杨靖宇同志的故事吗？

杨靖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哺育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出色的抗日民族英雄。一九〇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在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曾担任党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务。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壮烈牺牲。那时，他只有三十五岁。

杨靖宇同志光辉的一生，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在党的教育下，他具有政治远见，忠诚，积极，胸怀坦白，一心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不怕困难，脚踏实地，勇敢向前，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他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精神的灿烂光辉。他的一生，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值得我们传颂，有许多宝贵的革

命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这本《杨靖宇的故事》主要是参照杨靖宇同志生前战友所写的回忆录以及有关资料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上海图书馆和闸北区图书馆提供了许多方便。这次再版，作了一些修改。但是难免还会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广大少年读者和熟悉杨靖宇生平事迹的同志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改正。

现在，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篇章，循着先烈的脚印，把英雄的故事一一叙述……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战斗的少年	1
火 种	1
“为什么要给他送礼?”	6
小伙伴的书费	9
“你够不上当我的朋友!”	14
从斗争中学习	17
“这里不是学校!”	19
火红的青春	25
新的起点	25
什么叫“过分”?	29
确山城上的红旗	32
继续战斗	37
一个新“矿工”	40
在酷刑面前	45
为了不做亡国奴	51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54

无畏的战士	61
到农村去	61
穷人的队伍	63
剔掉“烂萝卜”	68
要“区别对待”	72
在一次突击战斗中	75
国际悲歌歌一曲	77
一担清水见深情	81
叫敌人听调动	85
新制的皮大衣	90
明灯照征程	94
不朽的英雄	100
领棉衣	100
一次漂亮的冲锋	103
难忘的战斗	108
黄豆和苞米	113
火堆中的手榴弹	118
雪地上的脚印	122
“革命，总是会胜利的！”	125
松柏常青	134

战斗的少年

火 种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天空象涂了一层墨。

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间低矮的茅屋里，几个贫苦的农民，有的坐在粗木方桌边的条凳上，有的背靠着土墙坐在矮凳上，一个个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棉籽油灯盏豆大的火光黯淡灰黄，映衬得狭窄的屋子更加沉闷。

累死累活干了一天，这是他们歇口气的时光。但是，大伙围在一起，又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值得交谈呢？洪水的泛滥，蝗虫的肆虐，土地的贫瘠（音集 jí），劳动的笨重，田租的苛刻，妻儿的饥饿，官府的阴险，地主的凶残……一件件一桩桩的心酸事，象村子远处罗山和秀山上层层叠叠的巨石，压得他们无法喘气。

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枪炮，赶跑了清朝皇帝，但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变化。前清时代耀武扬威、无恶不作的地主豪绅，只是短暂地经历了

一阵心理上的恐慌，当看到“革命”并没有损伤他们的一根毫毛时，他们又摇身一变，神气活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了。广大劳动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仍旧象辛亥革命前一样，被贪得无厌的地主老财象强盗一样霸占、攫（音决 jué）取，而农民自己，却象猪狗牛马一样，受着折磨，遭着苦难，到头来熬干了血，流尽了汗，一大批一大批地含冤抱恨，悲惨地离开人世……

“唉，当年的太平军如果现在还在，我们的日子就热火啦！”

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贫农，抬起布满皱纹的前额，用饱经风霜的深邃的双眼向大家扫了一遍，迸出了这浑厚的充满渴望的声音。

“太平军是什么样子呀？”

突然，一个细芽嫩蕊的声音清脆地响了起来。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小男孩站在半开半掩的破门边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里，忽闪着诧异的神色，流露出强烈的求知的欲望。

这个小男孩就是杨靖宇。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当时只有七岁。父亲叫马锡龄，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为了能使全家几口人求得起码的暖饱，父亲平日只知道拚着性命干活。但是，黑暗的社会，艰难的世道，迫使越来越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家境日益困蹙（音促 cù）。就在杨靖宇五岁那年，父亲由于过度劳累，患了重病，不

幸去世。父亲死后，妈妈就领着他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妹妹，依靠他的叔父过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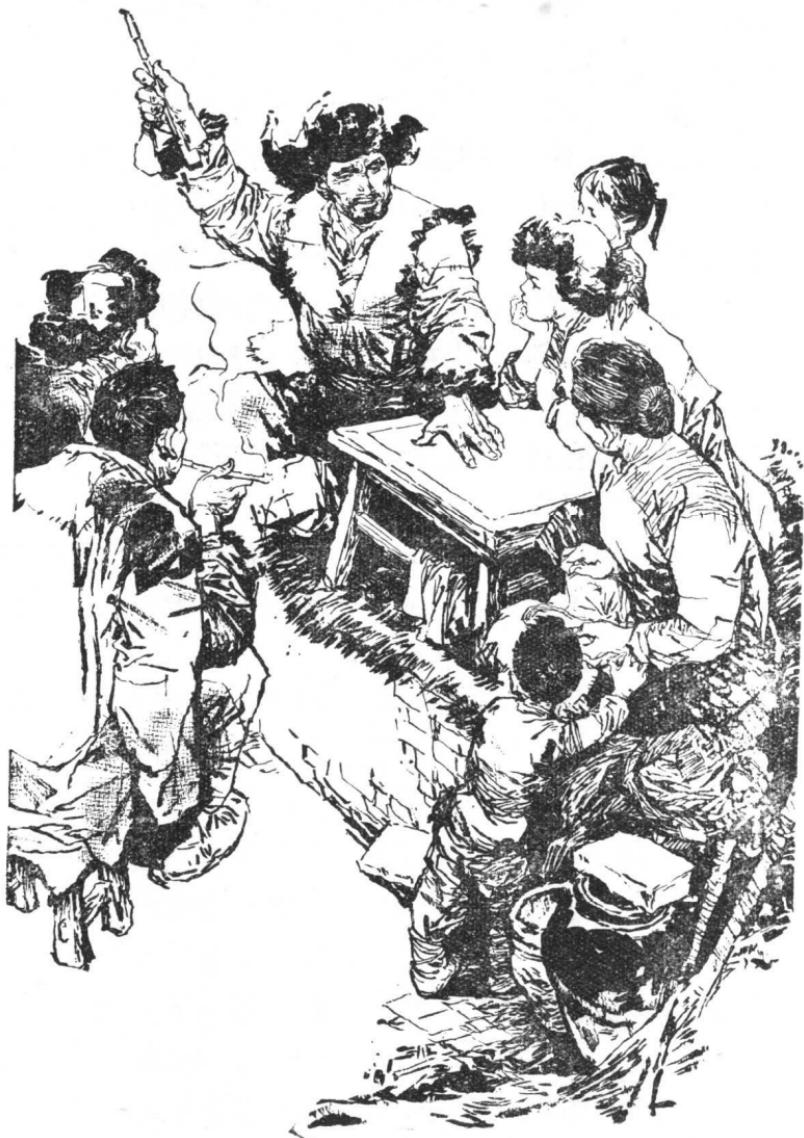
家庭的遭遇，环境的影响，使杨靖宇从懂事的那天起，就在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对黑暗社会朦胧的不满。为什么地主老财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不完？为什么广大劳动人民忍饥挨饿、卖儿鬻女无法过？他多么想从老一辈的口中，听到一个正确而圆满的解答呀。因此，每当大人们聚集在一起闲话家常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坐在一旁凝神聆听。而每当听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时，他又总喜欢“打破砂锅问（纹）到底”，希望人们给他个满意的回答。

刚才杨靖宇提出的问题，顿时使屋里的空气变得活跃起来。因为在老一辈农民的心中，“太平军”，这是一个多么使人振奋的名称啊！

于是，几个年老的农民，一边吸着劣质的旱烟，一边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拉扯起当年见到和听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许多故事来。

确山附近，曾经是太平军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军队及地主武装鏖战的地方，那里流传着不少太平天国的故事和传说。杨靖宇听着老大爷、老大伯们虽然不很连贯、但是富有感情的叙述，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音途tū）的斗争画面：

头戴红巾、身穿短衣、手持长矛的太平军战士在勇



猛冲锋；

年轻的“童子兵”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机智勇敢地挥舞大刀；

豪绅官吏狼狈逃窜；

咸丰皇帝坐立不安；

广大农民涌入地主庄院，“出谷子，抬肥猪”，没收地主的财产……

听到高兴处，杨靖宇不禁拍手雀跃，连声叫好；听到太平军战士壮烈牺牲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时，他就把一双小手攥（音钻 zuàn）得紧紧地，眉宇间出现了明显的悲愤和崇敬……

老贫农讲着，讲着，仿佛忘记了眼前的苦痛，从故事中又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狭小简陋的屋子里，空气更活跃了！

是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它总有一天会冲破岩层，以冲决一切的气势迸发出来。

太平天国的故事，就象火种一样，播进了杨靖宇的心田，他在朦胧中仿佛也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从此，他就经常要求老大爷、老大伯给他讲太平天国等革命斗争的故事。听讲这些故事，成了他少年时代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给他送礼？”

在旧社会，农历的五月端午、八月中秋和大年三十，是一年中的三个重要的“节”。逢年过节，地主老财家总要杀鸡宰鹅，大摆筵席。又是祭祖，又是拜神，又是请客，灯红酒绿，觥（音工 gōng）筹交错，一片乌烟瘴气。可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过节就象过“关”。地主、狗腿子上门不是逼租，就是要债，逼得大伙简直无法生活。

这是又一年的中秋节。

月亮，还是跟往年一样，象白玉镶嵌的圆盘，向大地洒下一片分外皎洁的清辉，使整个李湾村象涂上了一层水银。

李湾村的大地主王玉玺（音洗 xiǎi）家的围墙里，不时飘出一阵阵笑声。透过血盆大口似的敞开的黑漆大门，人们可以隐约看到，在月光下，肥猪般的王玉玺坐在客厅屋檐下的太师椅里，正与他的老婆、孩子及几个心腹爪牙，一起“团圆赏月”。桌上，杯盘狼藉，摆满了美味的酒菜。桌前，一张红木的香案上点着蜡烛，香烟缭绕，大包小盒地堆放着许多月饼、糕点。

这一天，杨靖宇闷闷地吃罢晚饭，在妈妈的叮嘱下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叔父有气无力地在呼喊：

“尚德，你，你来一下！”

杨靖宇的叔父这几天正在生病。一进屋，只见他支撑着身体半躺在床上，床头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用红头绳扎着的四盒月饼。

“唉，钱凑不齐呀，要不，早叫你给送去啦！”

叔父用青筋饱绽、骨瘦如柴的双手，颤巍巍地捧起四盒月饼，小心翼翼地交给杨靖宇：

“到了王家，要恭恭敬敬，叫王玉玺王老爷。”

月饼？杨靖宇打从父亲死后，还没有吃过一只。这么多的月饼送到王家去干什么呢？

原来李湾村的地主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逢年过节，穷苦的佃户除了应向地主付清租、债之外，还应当“自愿”地向地主“送礼”，来“感谢”地主老爷对他们的“关怀”和“恩德”。如若不然，就是“无礼”，轻则谩骂，重则退佃，弄得不好还会被“扫地出门”。一些佃户出于无奈，只得忍气吞声，东拼西凑，买来“礼品”，送上地主大门。这四盒月饼，还是叔父特地托人在赶集时买来的。

杨靖宇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他手里的“礼品”好象变成了烧红的铁块；他把月饼盒往桌上一放，气愤地扭着脸说：

“我不去！”

“不去？”叔父听了杨靖宇的话，不禁又急又怕。“再不去，可晚啦，晚送去，人家还不一定收呢！”

“不去就是不去！”杨靖宇大声说着，清脆的童音在屋子里震响。“咱们不吃他的，不穿他的，为什么要给他送礼？他姓王，又不是族门、长辈，为什么要叫他老爷！”

叔父听了，急得连连咳嗽，指着他骂道：

“你这不识时务的孩子，再不去，我抽你的筋！”

“扒我的皮我也不去！”

杨靖宇挺起的胸脯一起一伏，两只瞪圆的大眼睛里燃烧着怒火。说完，他一转身就冲出叔父房间。

母亲急忙把杨靖宇拖进自己屋里。

听着叔父咳嗽的声音越发猛烈，妈妈流着泪对杨靖宇说：

“傻孩子，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呵！王玉玺在家里一跺脚，咱李湾村还要震三震呢！你的话要是传到他的耳中，咱们就别想在这里住了。往后，你可不能再讲那种话了。”

“妈，你别怕。”杨靖宇挥着小拳头，挺起的胸脯仍在不停地起伏。“地主要是敢跟咱过不去，我放火烧他的楼屋！”

.....

在皎洁的月光中，杨靖宇瞪圆的大眼凝视着远方。溶溶漾漾的月色中，又隐约飘来地主庄园罪恶的笑语喧哗。大地，象死一样的寂静。可是皎洁的圆月呀，你

可曾看到，多少劳动人民在此时咽下肚的是辛酸的眼泪，是数不完的苦难和忿恨呀！

老贫农讲述的太平天国等动人心弦的故事，又在杨靖宇的眼前展现了。阶级压迫的苦水浇灌着他的心田，使他从小就懂得：地主老财是穷人的死敌。

妈妈既担心又爱抚地看着杨靖宇刚毅的脸庞，心里默默地想：

“咱小尚德一天天长高啦！”

小伙伴的书费

在妈妈心里，杨靖宇是她唯一的希望。寡妇孤儿，寄居在叔父家中，这总不是长远之计。再加上叔父的家境又并不富裕，家中一下子增添了三口人的衣食负担，叔父有时不免要唉声叹气。这就进一步促使妈妈希望杨靖宇早日长大成人。

一九一二年，杨靖宇七岁那年春天，妈妈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了李湾村的私塾读书。妈妈以为，只要小尚德能读到一点书，将来自己就会有个依靠。

私塾的教员是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在李湾村教书，不过是为了换取一些“束脩”（教书先生应得的报酬），以养家活口。因此工作虽然勤恳，但所教的内容，却都是一些陈年古董。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之类作为启蒙读物，紧接着就是教学生读“四书”、“五经”等孩子们不感兴趣的“经典”。

杨靖宇读这些书总感到枯燥乏味。在老师的管束和妈妈的叮嘱下，他虽然能将所学的内容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出来，经常得到老师的赞扬和鼓励，但他觉得书中的内容，远没有听老大爷讲故事有劲。特别是当他识字以后，看了一些民间流传的小说、故事，他更觉得其中的内容比“四书”“五经”生动、有益；因此，一有空闲，他就找一些“闲书”看，并且仍旧喜欢听大伯、大爷们讲太平天国等革命斗争故事。他还把听得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小伙伴听。

杨靖宇当时有个最好的伙伴，叫李士芳。

李士芳也是李湾村人，比杨靖宇大两岁。在私塾里，他俩同桌读书。

李士芳的家境还不如杨靖宇。租种地主几亩地，一年到头，一家人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父亲为了让儿子将来不要再象自己一样受苦，就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勉强送他上了学。

李士芳上学这一年的夏天，父亲身体很不好，常常闹病，地里的农活忙不过来。为了一家三口的吃穿，父亲不得不经常叫他下地劳动。这样一来，李士芳的功课常常耽误很多，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常常遭到老师的责备。